

吴越春秋

(后汉) 赵晔 撰

吴太伯传第一

吴之前君太伯者，后稷之苗裔也。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，为帝誉元妃。年少未孕，出游于野，见大人迹而观之，中心欢然，喜其形像，因履而践之。身动，意若为人所感。后妊娠。恐被淫泆之祸，遂祭祀以求，谓无子履上帝之迹，天犹令有之。姜嫄怪而弃于阨狭之巷，牛马过者折易而避之。复弃于林中，适会伐木之人多。复置于泽中冰上，众鸟以羽覆之。后稷遂得不死。姜嫄以为神，收而养之，长因名弃。为儿时，好种树禾、黍、桑、麻五穀、相五土之宜，青、赤、黄、黑，陵、水、高、下，粱、稷、黍、禾、藁、麦、豆、稻，各得其理。尧遭洪水，人民泛滥，遂高而居。尧聘弃使教民山居，随地造区，研营种之术。三年余，行人无饥乏之色。乃拜弃为农师，封之台，号为后稷，姓姬氏。后稷就国为诸侯。卒，子不窋立。遭夏氏世衰，失官奔戎狄之间。

其孙公刘，公刘慈仁，行不履生草，运车以避葭苇。公刘避夏桀于戎狄，变易风俗，民化其政。公刘卒，子庆节立。

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。修公刘后稷之业，积德行义，为狄人所慕。熏鬻戎姁而伐之，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，其伐不止；事以皮币、金玉重宝，而亦伐之不止。古公问何所欲？曰：欲其土地。古公曰：「君子不以养害所养。国所以亡也而为身害，吾所不居也。」古公乃杖策去邠，踰梁山而处岐周曰：「彼君与我何异？」邠人父子兄弟相帅，负老携幼，揭釜甑而归古公。居三月成城郭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而民五倍其初。

古公三子，长曰太伯，次曰仲雍，雍一名吴仲，少曰季历。季历娶妻太任氏，生子昌。昌有圣瑞。古公知昌圣，欲传国以及昌，曰：「兴王业者，其在昌乎？」因更名曰季历。太伯、仲雍望风知指，曰：「历者，适也。」知古公欲以国及昌。古公病，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，遂之荆蛮。断发文身，为夷狄之服，示不可用。

古公卒，太伯、仲雍归，赴丧毕，还荆蛮。国民君而事之，自号为勾吴。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，太伯曰：「吾以伯长居国，绝嗣者也，其当有封者，吴仲也。故自号勾吴，非其方乎？」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，共立以为勾吴。数年之间，民人殷富。遭殷之末世衰，中国侯王数用兵，恐及于荆蛮，故太伯起城，周三里二百步，外郭三百余里。在西北隅，名曰故吴，人民皆耕田其中。

古公病将卒，令季历让国于太伯，而三让不受，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。于是季历莅政，修先王之业，守仁义之道。季历卒，子昌立，号曰西伯。遵公刘、古公之术业于养老，天下归之。西伯致太平，伯夷自海滨而往。西伯卒，太子发立，任周召而伐殷，天下已安，乃称王。追谥古公为大王，追封太伯于吴。

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。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、简子叔达、达子周章、章子熊、熊子遂、遂子柯相、相子强、强子夷、夷子余、余子疑、疑子吾、吾子柯庐、庐子周、周子屈羽、羽子夷吾、夷吾子禽处、处子专、专子颇高、高子句、句毕立。是时，晋献公灭周北虞虞公，以开晋之伐虢氏。毕子去齐、齐子寿梦立，而吴益强，称王。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，与中国时通朝会，而国斯霸焉。

吴王寿梦传第二

寿梦元年

寿梦元年，朝周，适楚，观诸侯礼乐。鲁成公会于钟离，深问周公礼乐，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，因为咏歌三代之风。寿梦曰：「孤在夷蛮，徒以椎髻为俗，岂有斯之服哉！」因叹而去，曰：「于乎哉，礼也！」

寿梦二年

二年，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适吴，以为行人。教吴射御，导之伐楚。楚庄王怒，使子反将，败吴师。二国从斯结讎。于是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为敌。

寿梦五年

五年，伐楚，败子反。

寿梦十六年

十六年，楚恭王怨吴为巫臣伐之也，乃举兵伐吴，至衡山而还。

寿梦十七年

十七年，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，任以国政。

寿梦二十五年

二十五年，寿梦病将卒。有子四人：长曰诸樊，次曰余祭，次曰余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让，曰：「礼有旧制，奈何废前王之礼，而行父子之私乎？」

寿梦乃命诸樊曰：「我欲传国及札，尔无忘寡人之言。」诸樊曰：「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，废长立少，王之道兴。今欲授国于札，臣诚耕于野。」王曰：「昔周行之德，加于四海，今汝于区区之国，荆蛮之乡，奚能成天子之业乎？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，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。」诸樊曰：「敢不如命？」

寿梦卒，诸樊以适长摄行事，当国政。

诸樊元年

吴王诸樊元年，已除丧，让季札，曰：「昔前王未薨之时，尝晨昧不安，吾望其色也，意在于季札。又复三朝悲吟而命我曰：『吾知公子札之贤，欲废长立少。』重发言于口。虽然我心已许之，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，以国付我，我敢不从命乎？今国者，子之国也，吾愿达前王之义。」

季札谢曰：「夫适长当国，非前王之私，乃宗庙社稷之制，岂可变乎？」

诸樊曰：「苟可施于国，何先王之命有！太王改为季历，二伯来入荆蛮，遂城为国，周道就成，前人诵之不绝于口，而子之所习也。」

札复谢曰：「昔曹公卒，废存适亡，诸侯与曹人不义而立于国。子臧闻之，行吟而归。曹君惧，将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之道。札虽不才，愿附子臧之义。吾诚避之。」

吴人固立季札，季札不受而耕于野，吴人舍之。诸樊骄恣，轻慢鬼神，仰天求死。将死，命弟余祭曰：「必以国及季札。」乃封季札于延陵，号曰延陵季子。

余祭十二年

余祭十二年，楚灵王会诸侯伐吴，围朱方，诛庆封。庆封数为吴伺祭，故晋楚伐之也。吴王余祭怒曰：「庆封穷来奔吴，封之朱方，以效不恨土也。」即举兵伐楚，取二邑而去。

余祭十三年

十三年，楚怨吴为庆封故伐之，心恨不解，伐吴，至干溪，吴击之，楚师败走。

余祭十七年

十七年，余祭卒。余昧立四年卒。欲授位季札，季札让，逃去。曰：「吾不受位明矣。昔前君有命，已附子臧之义。洁身清行，仰高履尚，惟仁是处，富贵之于我，如秋风之过耳。」遂逃归延陵。吴人立余昧子州于，号为吴王僚也。

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

二年

二年，王僚使公子光伐楚，以报前来诛庆封也。吴师败而亡舟。光惧，因舍，复得王舟而还。光欲谋杀王僚，未有所与合议，阴求贤，乃命善相者为吴市吏。

五年

五年，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。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员。员父奢，兄尚。其前名曰伍举。以直谏事楚庄王。

王即位三年，不听国政，沉湎于酒，淫于声色。左手拥秦姬，右手抱越女，身坐钟鼓之间而令曰：「有敢谏者，死！」于是伍举进谏曰：「有一大鸟集楚国之庭，三年不飞亦不鸣。此何鸟也？」于是庄王曰：「此鸟不飞，飞则冲天；不鸣，鸣则惊人。」伍举曰：「不飞不鸣，将为射者所图，弦矢卒发，岂得冲天而惊人乎？」于是庄王弃其秦姬越女，罢钟鼓之乐；用孙叔敖任以国政。遂霸天下，威伏诸侯。

庄王卒，灵王立。建章华之台。与登焉。王曰：「台美。」伍举曰：「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，安民以为乐，克听以为聪，致远以为明。不闻以土木之崇高，虫镂之刻画，金石之清音，丝竹之凄喉以之为美。前庄王为抱居之台，高不过望国氛，大不过容宴豆，木不妨守备，用不烦官府，民不败时务，官不易朝常。今君为此台七年，国人怨焉，财用尽焉，年穀败焉，百姓烦焉，诸侯忿怨，卿士讪谤：岂前王之所盛，人君之美者耶？臣诚愚不知所谓也。灵王即除工去饰，不游于台。由是伍氏三世为楚忠臣。」

楚平王有太子名建，平王以伍奢为太子太傅，费无忌为少傅。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娶于秦，秦女美容，无忌报平王，曰：「秦女天下无双，王可自取。」王遂纳秦女为夫人而幸爱之，生子珍；而更为太子娶齐女。无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。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，当害己也，乃复谗太子建。建母蔡氏无宠，乃使太子守城父，备边兵。

顷之，无忌日夜言太子之短，曰：「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无怨望之心，愿王自备。太子居城父将兵，外交诸侯，将入为乱。」平王乃召伍奢而按问之。奢知无忌之谗，因谏之，曰：「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而疏骨肉乎？」无忌承宴复言曰：「王今不制，其事成矣，王且见擒。」平王大怒，因囚伍奢，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。奋扬使人前告太子急去，不然将诛。三月，太子奔宋。

无忌复言平王曰：「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且为楚忧。可以其父为质而召之。」

王使使谓奢曰：「能致二子则生，不然，则死。」

伍奢曰：「臣有二子，长曰尚，少曰胥。尚为人慈温仁信，若闻臣召辄来。胥为人少好于文，长

习于武，文治邦国，武定天下，执纲守戾，蒙垢受耻，虽冤不争，能成大事。此前知之士，安可致耶？」

平王谓伍奢之誉二子，即遣使者驾驷马，封函印绶往许召子尚、子胥。令曰：「贺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难就免。平王内惭囚系忠臣，外愧诸侯之耻，反遇奢为国相，封二子为侯，尚赐鸿都侯，胥赐盖侯，相去不远三百余里。奢久囚系，忧思二子，故遣臣来奉进印绶。」

尚曰：「父系三年，中心切怛，食不甘味，尝苦饥渴，昼夜感思，忧父不活，惟父获免，何敢贪印绶哉？」

使者曰：「父囚三年，王今幸赦，无以赏赐，封二子为侯。一言当至，何所陈哉？」

尚乃入报子胥，曰：「父幸免死，二子为侯，使者在门，兼封印绶，汝可见使。」

子胥曰：「尚且安坐，为兄卦之。今日甲子，时加于巳，支伤日下，气不相受。君欺其臣，父欺其子。今往方死，何侯之有？」

尚曰：「岂贪于侯，思见父耳。一面而别，虽死而生。」

子胥曰：「尚且无往。父当我活，楚畏我勇，势不敢杀；兄若误往，必死不脱。」

尚曰：「父子之爱，恩从中出，微幸相见，以自济达。」

于是子胥叹曰：「与父俱诛，何明于世，冤讎不除，耻辱日大。尚从是往，我从是决。」

尚泣曰：「吾之生也，为世所笑，终老地上，而亦何之？」不能报仇，毕为废物。汝怀文武，勇于策谋，父兄之讎，汝可复也。吾如得返，是天佑之，其遂沉埋，亦吾所喜。」

胥曰：「尚且行矣，吾去不顾，勿使临难，虽悔何追！」

旋泣辞行，与使俱往。楚得子尚，执而囚之，复遣追捕子胥，胥乃贯弓执矢去楚。楚追之，见其妻。曰：「胥亡矣，去三百里。」使者追及无人之野，胥乃张弓布矢，欲害使者，使者俯伏而走。胥曰：「报汝平王，欲国不灭，释吾父兄；若不尔者，楚为墟矣。」使返报平王。王闻之，即发大军追子胥至江，失其所在，不获而返。

子胥行至大江，仰天行哭林泽之中，言楚王无道，杀吾父兄，愿吾因于诸侯以报讎矣。闻太子建在宋，胥欲往之。

伍奢初闻子胥之亡，曰：「楚之君臣，且苦兵矣。」

尚至楚就父，俱戮于市。

伍员奔宋，道遇申包胥，谓曰：「楚王杀吾兄父，为之奈何？」申包胥曰：「于乎！吾欲教子报楚，则为不忠；教子不报，则为无亲友也。子其行矣，吾不容言。」子胥曰：「吾闻父母之讎，不与戴天履地；兄弟之讎，不与同域接壤；朋友之讎，不与邻乡共里。今吾将复楚，辜以雪父兄之耻。」申包胥曰：「子能亡之，吾能存之；子能危之，吾能安之。」胥遂奔宋。

宋元公无信于国，国人恶之。大夫华氏谋杀元公，国人与华氏因作大乱。子胥乃与太子建俱奔郑，郑人甚礼之。太子建又适晋，晋顷公曰：「太子既在郑，郑信太子矣。太子能为内应而灭郑，即以郑封太子。」太子还郑，事未成，会欲私其从者，从者知其谋，乃告之于郑。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。

建有子名胜，伍员与胜奔吴。到昭关，关吏欲执之，伍员因诈曰：「上所以索我者，美珠也。今我已亡矣，将去取之。」关吏因舍之。

与胜行去，追者在后，几不得脱。至江，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。子胥呼之，谓曰：「渔父渡我！」如是者再。渔父欲渡之，适会旁有人窥之，因而歌曰：

「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与子期乎芦之漪。」

子胥即止芦之漪。渔父又歌曰：「日已夕兮，予心忧悲；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事寢急兮，当奈何？」子胥入船。渔父知其意也，乃渡之千浔之津。

子胥既渡，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。乃谓曰：「子俟我此树下，为子取饷。」渔父去后，子胥疑之，乃潜身于深苇之中。有顷，父来，持麦饭、鲍鱼羹、盎浆，求之树下，不见，因歌而呼之，曰：「芦中人，芦中人，岂非穷士乎？」如是至再，子胥乃出芦中而应。渔父曰：「吾见子有饥色，为子取饷，

子何嫌哉？」子胥曰：「性命属天，今属丈人，岂敢有嫌哉？」

二人饮食毕，欲去，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：「此吾前君之剑，中有七星，价直百金，以此相答。」渔父曰：「吾闻楚之法令：得伍胥者，赐粟五万石，爵执圭，岂图取百金之剑乎？」遂辞不受。谓子胥曰：「子急去勿留，且为楚所得？」子胥曰：「请丈人姓字。」渔父曰：「今日凶凶，两贼相逢，吾所谓渡楚贼也。两贼相得，得形于默，何用姓字为？子为芦中人，吾为渔丈人，富贵莫相忘也。」子胥曰：「诺。」既去，诫渔父曰：「掩子之盎浆，无令其露。」渔父诺。子胥行数步，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。

子胥默然，遂行至吴。疾于中道，乞食溧阳。适会女子击绵于濑水之上，笥中有饭。子胥遇之，谓曰：「夫人可得一餐乎？」女子曰：「妾独与母居，三十未嫁，饭不可得。」子胥曰：「夫人赈穷途少饭，亦何嫌哉？」女子知非人，遂许之，发其箪笥，饭其盎浆，长跪而与之。子胥再餐而止。女子曰：「君有远逝之行，何不饱而餐之？」子胥已餐而去，又谓女子曰：「掩夫人之壶浆，无令其露。」女子叹曰：「嗟乎！妾独与母居三十年，自守贞明，不愿从适，何宜馈饭而与丈夫？越亏礼仪，妾不忍也。子行矣。」子胥行，反顾，女子已自投于濑水矣。」于乎！贞明执操，其丈夫女哉！

子胥之吴，乃被发佯狂，跣足涂面，行乞于市，市人观罔有识者。翌日，吴市吏善相者见之，曰：「吾之相人多矣，未尝见斯人也，非异国之亡臣乎？」乃白吴王僚，具陈其状。「王宜召之。」王僚曰：「与之俱入。」

公子光闻之，私喜曰：「吾闻楚杀忠臣伍奢，其子子胥勇而且智，彼必复父之讎来入于吴。」阴欲养之。

市吏于是与子胥俱入见王，王僚怪其状伟：身长一丈，腰十围，眉间一尺。王僚与语三日，辞无复者。王曰：「贤人也！」子胥知王好之，每入语语，遂有勇壮之气，稍道其讎，而有切切之色。王僚知之，欲为兴师复讎。

公子谋杀王僚，恐子胥前亲于王而害其谋，因谗「伍胥之谏伐楚者，非为吴也，但欲自复私讎耳。王无用之。」

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，乃曰：「彼光有内志，未可说以外事。」入见王僚，曰：「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用兵于比国。」王僚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子胥曰：「诸侯专为政，非以意救急后兴师。今大王践国制威，为匹夫兴兵，其义非也。臣固不敢如王之命。」吴王乃止。

子胥退耕于野，求勇士荐之公子光，欲以自媚。乃得勇士专诸。

专诸者，堂邑人也。伍胥之亡楚如吴时，遇之于途。专诸方与人斗，将就敌，其怒有万人之气，甚不可当。其妻一呼即还。子胥怪而问其状：「何夫子之怒盛也，闻一女子之声而折道，宁有说乎？」专诸曰：「子视吾之仪，宁类愚者也？何言之鄙也？夫屈一人之下，必伸万人之上。」子胥因相其貌：碓颡而深目，虎膺而熊背，戾于从难。知其勇士，阴而结之，欲以为用。遭公子光之有谋也，而进之公子光。

光既得专诸而礼待之。公子光曰：「天以夫子辅孤之失根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前王余昧卒，僚立自其分也。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？」光曰：「前君寿梦有子四人：长曰诸樊，则光之父也；次曰余祭；次曰余昧；次曰季札。札之贤也，将卒，传付适长，以及季札。念季札为使亡在诸侯未还，余昧卒，国空，有立者适长也，适长之后，即光之身也。今僚何以当代立乎？吾力弱无助，于掌事之间，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。吾虽代立，季子东还，不吾废也。」专诸曰：「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王侧，陈前王之命，以讽其意，令知国之所归。何须私备剑士，以捐先王之德？」光曰：「僚素贪而恃力，知进之利，不睹退让。吾故求同忧之士，欲与之并力。惟夫子谗斯义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君言甚露乎，于公子何意也？」光曰：「不也，此社稷之言也，小人不能奉行，惟委命矣。」专诸曰：「愿公子命之。」公子光曰：「时未可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凡欲杀人君，必前求其所好。吴王何好？」光曰：「好味。」专诸曰：「何味所甘？」光曰：「好嗜鱼之炙也。」专诸乃去，从太湖学炙鱼，三月得其味，安坐待公子命之。

八年

八年，僚遣公子伐楚，大败楚师。因迎故太子建母于郑，郑君送建母珠玉簪珥，欲以解杀建之过。

九年

九年，吴使光伐楚，拔居巢、钟离。吴所以相攻者，初，楚之边邑胥梁之女与吴边邑处女蚕，争界上之桑，二家相攻，吴国不胜，遂更相伐，灭吴之边邑。吴怒，故伐楚，取二邑而去。

十二年

十二年，冬，楚平王卒。伍子胥谓白公胜曰：「平王卒，吾志不悉矣！然楚国有，吾何忧矣？」白公默然不对。伍子胥坐泣于室。

十三年

十三年，春，吴欲因楚葬而伐之，使公子盖余、烛侖以兵围楚，使季札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后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公子光心动。伍子胥知光之见机也，乃说光曰：「今吴王伐楚，二弟将兵，未知吉凶，专诸之事于斯急矣。时不再来，不可失也。」于是公子见专诸曰：「今二弟伐楚，季子未还，当此之时，不求何获？时不可失。且光真王嗣也。」专诸曰：「僚可杀也，母老子弱，弟伐楚，楚绝其后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内无骨鲠之臣，是无如我何也。」

四月，公子光伏甲士于密室中，具酒而请王僚。僚白其母，曰：「公子光为我具酒来请，期无变悉乎？」母曰：「光心气怏怏，常有愧恨之色，不可不慎。」王僚乃被棠铁之甲三重，使兵卫陈于道，自宫门至于光家之门，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，使坐立侍，皆操长戟交积。酒酣，公子光佯为足疾，入密室裹足，使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。既至王僚前，专诸乃擘炙鱼，因推匕首，立戟交积倚专诸胸，胸断臆开，匕首如故，以刺王僚，贯甲达背，王僚既死，左右共杀专诸，众士扰动，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众，尽灭之。遂自立，是为吴王阖闾也。乃封专诸之子，拜为客卿。

季札使还至吴，阖闾以位让，季札曰：「苟前君无废，社稷以奉，君也。吾谁怨乎？哀死待生，以俟天命。非我所乱，立者从之，是前入之道，」命哭僚墓，复位而待。

公子盖余、烛侖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，闻公子光杀王僚自立，乃以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

阖闾内传第四

阖闾元年

阖闾元年，始任贤使能，施恩行惠，以仁义闻于诸侯。仁未施，恩未行，恐国人不就，诸侯不信，乃举伍子胥为行人，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。阖闾谓子胥曰：「寡人欲强国霸王，何由而可？」伍子胥膝进垂泪顿首曰：「臣楚国之亡虏也。父兄弃捐，骸骨不葬，魂不血食。蒙罪受辱来归命于大王，幸不加戮，何敢与政事焉？」阖闾曰：「非夫子，寡人不免于紿御之使；今幸奉一言之教，乃至于此。何为中道生进退耶？」子胥曰：「臣闻谋议之臣，何足处于危亡之地，然忧除事定，必不为君主所亲。」阖闾曰：「不然。寡人非子无所尽议，何得让乎？吾国僻远，顾在东南之地，险阻润湿，又有江海之害；君无守御，民无所依；仓库不设，田畴不垦。为之奈何？」子胥良久对曰：「臣闻治

国之道，安君理民是其上者。」阖闾曰：「安君治民，其术奈何？」子胥曰：「凡欲安君治民，兴霸成王，从近制远者，必先立城郭，设守备，实仓廩，治兵库。斯则其术也。」阖闾曰：「善。夫筑城郭，立仓库，因地制宜，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？」子胥曰：「有。」阖闾曰：「寡人委计于子。」

子胥乃使相土尝水，象天法地，造筑大城。周回四十七里，陆门八，以象天八风，水门八，以法地八聪。筑小城，周十里，陵门三，不开东面者，欲以绝越明也。立闾门者，以象天门通闾阖风也。立蛇门者，以象地户也。阖闾欲西破楚，楚在西北，故立闾门以通天气，因复名之破楚门。欲东并大越，越在东南，故立蛇门以制敌国。吴在辰，其位龙也，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觚以象龙角。越在巳地，其位蛇也，故南大门上有木蛇，北向首内，示越属于吴也。

城郭以成，仓库以具，阖闾复使子胥、屈盖余、烛侖习术战骑射御之巧，未有所用，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。干将者，吴人也，与欧冶子同师，俱能为剑。越前来献三枚，阖闾得而宝之，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：一曰干将，二曰莫耶。莫耶，干将之妻也。

干将作剑，来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金英。候天伺地，阴阳同光，百神临观，天气下降，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，于是干将不知其由。莫耶曰：「子以善为剑闻于王，使子作剑，三月不成，其有意乎？」干将曰：「吾不知其理也。」莫耶曰：「夫神物之化，须人而成，今夫子作剑，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？」干将曰：「昔吾师作冶，金铁之类不销，夫妻俱入冶炉中，然后成物。至今后世，即山作冶，麻经蒸服，然后敢铸金于山。今吾作剑不变化者，其若斯耶？」莫耶曰：「师知烁身以成物，吾何难哉！」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，投于炉中，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，金铁乃濡。遂以成剑，阳曰干将，阴曰莫耶，阳作龟文，阴作漫理。

干将匿其阳，出其阴而献之。阖闾甚重。既得宝剑，适会鲁使季孙聘于吴，阖闾使掌剑大夫以莫耶献之。季孙拔剑之，锷中缺者大如黍米。叹曰：「美哉，剑也！虽上国之师，何能加之！夫剑之成也，吴霸；有缺，则亡矣。我虽好之，其可受乎？」不受而去。

阖闾既宝莫耶，复命于国中作金钩。令曰：「能为善钩者，赏之百金。」吴作钩者甚众。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，杀其二子，以血置金，遂成二钩，献于阖闾，诣宫门而求赏。王曰：「为钩者众而子独求赏，何以异于众夫子之钩乎？」作钩者曰：「吾之作钩也，贪而杀二子，置成二钩。」王乃举众钩以示之：「何者是也？」王钩甚多，形体相类，不知其所在。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：「吴鸿，扈稽，我在于此，王不知汝之神也。」声绝于口，两钩俱飞着父之胸。吴王大惊，曰：「嗟乎！寡人诚负于子。」乃赏百金。遂服而不离身。

六月，欲用兵，会楚之白喜来奔。吴王问子胥曰：「白喜何如人也？」子胥曰：「白喜者，楚白州犁之孙。平王诛州犁，喜因出奔，闻臣在吴而来也。」阖闾曰：「州犁何罪？」子胥曰：「白州犁，楚之左尹，号曰郟宛，事平王，平王幸之，常与尽日而语，袭朝而食。费无忌望而妒之，因谓平王曰：『王爱幸宛，一国所知，何不为酒一至宛家，以示群臣于宛之厚？』平王曰：『善，』乃具酒于郟宛之舍。无忌教宛曰：『平王甚毅猛而好兵，子必前陈兵堂下、门庭。』宛信其言，因而为之。及平王往而大惊，曰：『宛何等也？』无忌曰：『殆且有篡杀之忧，王急去之！事未可知。』平王大怒，遂诛郟宛。诸侯闻之，莫不叹息。喜闻臣在吴，故来。请见之。」

阖闾见白喜而问曰：「寡人国僻远，东滨海。侧闻子前人为楚荆之暴怒，费无忌之谗口，不远吾国而来于斯，将何以教寡人？」喜曰：「楚国之失虜，前人无罪，横被暴诛。臣闻大王收伍子胥之穷厄，不远千里故来归命。惟大王赐其死。」阖闾伤之，以为大夫，与谋国事。

吴大夫被离承宴问子胥曰：「何见而信喜？」子胥曰：「吾之怨与喜同。子不闻河上歌乎？『同病相怜，同忧相救。』惊翔之鸟，相随而集；濑下之水，因复俱流；胡马望北风而立，越燕向日而熙。谁不爱其所近，悲其所思者乎？」被离曰：「君之言外也，岂有内意以决疑乎？」子胥曰：「吾不见也。」被离曰：「吾观喜之为人，鹰视虎步，专功擅杀之性，不可亲也。」子胥不然其言，与之俱事吴王。

阖闾二年

二年，吴王前既杀王僚，又忧庆忌之在邻国，恐合诸侯来伐。问子胥曰：「昔专诸之事，于寡人厚矣。今阖公子庆忌有计于诸侯，吾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以付于子。」

子胥曰：「臣不忠无行，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室之中，今复欲讨其子，恐非皇天之意。」

阖闾曰：「昔武王讨，纣而后杀武庚，周人无怨色。今若斯议，何乃天乎？」

子胥曰：「臣事君王，将遂吴统，又何惧焉？臣之所厚，其人者，细人也。愿从于谋。」

吴王曰：「吾之忧也，其敌有万人之力，岂细人之所能谋乎？」

子胥曰：「其细人之谋事，而有万人之力也。」

王曰：「其为何谁？子以言之。」

子胥曰：「姓要离。臣昔尝见曾折辱壮士椒丘欣也。」

王曰：「辱之奈何？」

子胥曰：「椒丘欣者，东海上人也。为齐王使于吴，过淮津，欲饮马于津。津吏曰：『水中有神，见马即出，以害其马。君勿饮也。』欣曰：『壮士所当，何神敢干？』乃使从者饮马于津，水神果取其马，马没。椒丘欣大怒，袒褐持剑入水，求神决战？连日乃出，眇其一目。遂之吴，会于友人之丧。欣恃其与水战之勇也，于友人之丧席而轻傲于士大夫，言辞不逊，有陵人之气。要离与之对坐。合坐不忍其溢于力也，时，要离乃挫欣曰：『吾闻勇士之斗也，与日战不移表，与神鬼战者不旋踵，与人战者不达声。生往死还，不受其辱。今子与神斗于水，亡马失御，又受眇目之病，形残名勇，勇士所耻。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，犹傲色于我哉！』于是椒丘欣卒于诘责，恨怒并发，瞑即往攻要离。于是，要离席阑至舍，诫其妻曰：『我辱勇士椒丘欣于大家之丧，余恨蔚恚，瞑必来也，慎无闭吾门。』至夜，椒丘欣果往。见其门不闭，登其堂不关，入其室不守，放发僵卧，无所惧。欣乃手剑而猝要离，曰：『子有当死之过者三，子知之乎？』离曰：『不知。』欣曰：『子辱我于大家之众，一死也；归不关闭，二死也；卧不守御，三死也。子有三死之过，欲无得怨。』要离曰：『吾无三死之过，子有三不肖之愧，子知之乎？』欣曰：『不知。』要离曰：『吾辱子于千人之众，子无敢报，一不肖也；入门不咳，登堂无声，二不肖也；前拔子剑，手挫挫吾头，乃敢大言，三不肖也。子有三不肖而威于我，岂不鄙哉？』于是椒丘欣投剑而叹曰：『吾之勇也，人莫敢眦占者，离乃加吾之上，此天下壮士也。』臣闻要离若斯，诚以闻矣。」

吴王曰：「愿承宴而待焉。」

子胥乃见要离曰：「吴王闻子高义，惟一临之。」乃与子胥见吴王。

王曰：「子何为者？」要离曰：「臣国东千里之人，臣细小无力，迎风则僵，负风则伏。大王有命，臣敢不尽力！」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，良久默然不言。要离即进曰：「大王患庆忌乎？臣能杀之。」王曰：「庆忌之勇，世所闻也。筋骨果劲，万人莫当。走追奔兽，手接飞鸟，骨腾肉飞，拊膝数百里。吾尝追之于江，驷马驰不及，射之闇接，矢不可中。今子之力不如也。」要离曰：「王有意焉，臣能杀之。」王曰：「庆忌明智之人，归穷于诸侯，不下诸侯之士。」要离曰：「臣闻安其妻子之乐，不尽事君之义，非忠也；怀家室之爱，而不除君之患者，非义也。臣诈以负罪出奔，愿王戮臣妻子，断臣右手，庆忌必信臣矣。」王曰：「诺。」

要离乃诈得罪出奔，吴王乃取其妻子，焚弃于市。

要离乃奔诸侯而行怨言，以无罪闻于天下。遂如卫，求见庆忌。见曰：「阖闾无道，王子所知。今戮吾妻子，焚之于市，无罪见诛。吴国之事，吾知其情，愿因王子之勇，阖闾可得也。何不与我东之于吴？」庆忌信其谋。

后三月，拣练士卒，遂之吴。将渡江于中流，要离力微，坐与上风，因风势以矛钩其冠，顺风而刺庆忌，庆忌顾而挥之，三挫其头于水中，乃加于膝上，「嘻嘻哉！天下之勇士也！乃敢加兵刃于我。」左右欲杀之，庆忌止之，曰：「此是天下勇士。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？」乃诫左右曰：「可令还吴，以旌其忠。」于是庆忌死。

要离渡至江陵，愀然不行。从者曰：「君何不行？」要离曰：「杀吾妻子，以事吾君，非仁也；

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，非义也。重其死，不贵无义。今吾贪生弃行，非义也。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，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？」言讫遂投身于江，未绝，从者出之。要离曰：「吾宁能不死乎？」从者曰：「君且勿死，以俟爵禄。」要离乃自断手足，伏剑而死。

阖闾三年

三年，吴将欲伐楚，未行。伍子胥、白喜相谓曰：「吾等为王养士，画其策谋，有利于国，而王故伐楚。出其令，托而无兴师之意，奈何？」有顷，吴王问子胥、白喜曰：「寡人欲出兵于二子，何如？」子胥、白喜对曰：「臣愿用命。」吴王内计二子皆怨楚，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。登台向南风而啸，有顷而叹，群臣莫有晓王意者。子胥深知王之不定，乃荐孙子于王。

孙子者，名武，吴人也，善为兵法。辟隐深居，世人莫知其能。胥乃明知鉴辩，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，七荐孙子。吴王曰：子胥托言进士，欲以自纳。

而召孙子，问以兵法，每陈一篇，王不知口之称善。其意大悦。问曰：「兵法宁可以小试耶？」孙子曰：「可，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。」王曰：「诺。」孙子曰：「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队长，各将一队。」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，操剑盾而立，告以军法，随鼓进退，左右回旋，使知其禁。乃令曰：「一鼓皆振，二鼓操进，三鼓为战形。」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。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，三令五申，其笑如故。孙子顾视诸女，连笑不止。孙子大怒，两目忽张，声如骇虎，发上冲冠，项旁绝纒。顾谓执法曰：「取鈇钺。」孙子曰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信，将之罪也。既以约束，三令五申，卒不却行，士之过也。军法如何？」执法曰：「斩！」武乃令斩队长二人，即吴王之宠姬也。吴王登台观望，正见斩二爱姬，驰使下之令曰：「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，宜勿斩之。」孙子曰：「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法在军，君虽有令，臣不受之。」孙子复搥鼓之，当左右进退，回旋规矩，不敢瞬目，二队寂然无敢顾者。于是乃报吴王，曰：「兵已整齐，愿王观之，惟所欲用，使赴水火犹无难矣，而可以定天下。」吴王忽然不悦，曰：「寡人知子善用兵，虽可以霸，然而无所施也。将军罢兵就舍，寡人不愿。」孙子曰：「王徒好其言，而不用其实。」

子胥谏曰：「臣闻，兵者凶事，不可空试。故为兵者，诛伐不行，兵道不明。今大王虔心思士，欲兴兵戈以诛暴楚，以霸天下而威诸侯，非孙武之将，而谁能涉淮踰泗，越千里而战者乎？」于是吴王大悦，因鸣鼓会军，集而攻楚。孙子为将，拔舒，杀吴亡将二公子盖余、烛侖。谋欲入郢，孙武曰：「民劳，未可，恃也。」

楚闻吴使孙子、伍子胥、白喜为将，楚国苦之，群臣皆怨，咸言费无忌谗杀伍奢、白州犁，而吴侵境，不绝于寇，楚国群臣有一朝之患。于是司马成乃谓子常曰：「太傅伍奢，左尹白州犁，邦人莫知其罪，君与王谋诛之，流谤于国，至于今日，其言不绝，诚惑之。盖闻仁者杀人以掩谤者，犹弗为也。今子杀人以兴谤于国，不亦异乎？夫费无忌，楚之谗口，民莫知其过。今无辜杀三贤士，以结怨于吴，内伤忠臣之心，外为邻国所笑。且郢伍之家，出奔于吴，吴新有伍员、白喜，秉威锐志，结讎于楚。故强敌之兵，日骇楚国，有事，子即危矣。夫智者除谗以自安，愚者受佞以自亡。今子受谗，国以危矣。」子常曰：「是曩之罪也，敢不图之。」九月，子常与昭王共诛费无忌，遂灭其族，国人乃谤止。

吴王有女滕玉，因谋伐楚，与夫人及女会蒸鱼，王前尝半而与女，女怒曰：「王食鱼辱我，不忘久生。」乃自杀。阖闾痛之，葬于国西阊门。外凿池积土，文石为椁，题凑为中，金鼎玉杯、银樽珠襦之宝，皆以送女。乃舞白鹤于吴市中，令万民随而观之，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羨门，因发机以掩之。杀生以送死，国人非之。

湛卢之剑，恶阖闾之无道也，乃去而出，水行如楚。

楚昭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剑于床。昭王不知其故，乃召风胡子而问曰：「寡人卧觉而得宝剑，不知其名，是何剑也？」风胡子曰：「此谓湛卢之剑。」昭王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风胡子曰：「臣闻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：一曰鱼肠，二曰盘郢，三曰湛卢。鱼肠之剑，已用杀吴王僚也；盘郢以送其死女；今湛卢入楚也。」昭王曰：「湛卢所以去者何也？」风胡子曰：「臣闻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剑五

枚以示薛烛，烛对曰：『鱼肠剑逆理不顺，不可服也，臣以杀君，子以杀父。』故阖闾以杀王僚。『一名盘郢，亦曰豪曹，不法之物，无益于人。』故以送死。『一名湛卢，五金之英，太阳之精，寄气托灵，出之有神，服之有威，可以折冲拒敌。然人君有逆理之谋，其剑即出，故去无道以就有道。』今吴王无道，杀君谋楚，故湛卢入楚。」昭王曰：「其直几何？」风胡子曰：「臣闻此剑在越之时，客有酬其直者：有市之乡三十，骏马千匹，万户之都二。是其一也。薛烛对曰：『赤堇之山已令无云，若耶之溪深而莫测，群臣上天，欧冶死矣。虽倾城量金，珠玉盈河，犹不能得此宝，而况有市之乡，骏马千匹，万户之都，何足言也？』」昭王大悦，遂以为宝。

阖闾闻楚得湛卢之剑，因斯发怒，遂使孙武、伍胥、白喜伐楚。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：「楚用子期为将，吾即得而杀之；子常用兵，吾即去之。楚闻之，因用子常，退子期。吴拔六与潜二邑。」

阖闾五年

五年，吴王以越不从伐楚，南伐越。越王元常曰：「吴不信前日之盟，弃贡赐之国，而灭其交亲。」阖闾不然其言，遂伐，破槁里。

阖闾六年

六年，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吴，报潜、六之役。吴使伍胥、孙武击之，围于豫章。吴王曰：「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，不得入郢，二子何功？」于是围楚师于豫章，大破之。遂围巢，克之，获楚公子繁以归为质。

阖闾九年

九年，吴王谓子胥、孙武曰：「始子言郢不可入，今果何如？」二将曰：「夫战，借胜以成其威，非常胜之道。」吴王曰：「何谓也？」二将曰：「楚之为兵，天下强敌也。今臣与之争锋，十亡一存，而王入郢者，天也，臣不敢必。」吴王曰：「吾欲复击楚，奈何而有功？」伍胥、孙武曰：「囊瓦者，贪而多过于诸侯，而唐、蔡怨之。王必伐，得唐、蔡，何怨？」二将曰：「昔蔡昭公朝于楚，有美裘二枚，善佩二枚，各以一枚献之昭王。王服之以临朝。昭公自服一枚。子常欲之，昭公不与，子常三年留之，不使归国。唐成公朝楚，有二文马，子常欲之，公不与，亦三年止之。唐成相与谋从成公从者，请马以赎成公，饮从者酒，醉之，窃马而献子常，常乃遣成公归国。群臣诽谤曰：『君以一马之故，三年自囚，愿赏窃马之功。』于是成公常思报楚，君臣未尝绝口。蔡人闻之，固请献裘佩于子常，蔡侯得归。如晋告诉，以子元与太子质而请伐楚。故曰得唐、蔡而可伐楚。」

吴王于是使使谓唐、蔡曰：「楚为无道，虐杀忠良，侵食诸侯，困辱二君，寡人欲举兵伐楚，愿二君有谋。唐侯使其子干为质于吴，三国合谋伐楚。舍兵于淮汭，自豫章与楚夹汉水为阵。子常遂济汉而阵，自小别山至于大别山。三不利，自知不可进，欲奔亡。史皇曰：『今子常无故与王共杀忠臣三人，天祸来下，王之所致。』子常不应。」

十月，楚二师阵于柏举。阖闾之弟夫概晨起请于阖闾曰：「子常不仁，贪而少恩，其臣下莫有死志，追之，必破矣。阖闾不许。夫概曰：『所谓臣行其志，不待命者，其谓此也。』遂以其部五千人击子常。大败走，奔郑，楚师大乱，吴师乘之，遂破楚众。楚人未济汉，会楚人食，吴因奔而击破之雍滞。五战，径至于郢。」

王追于吴寇，出固将亡，与妹季芊出河滩之间。楚大夫尹固与王同舟而去。

吴师遂入郢，求昭王，王涉滩，济江，入于云中。暮宿，群盗攻之，以戈击王头，大夫尹固隐王，以背受之，中肩。王惧，奔郢。大夫钟建负季芊以从。

郢公辛得昭王大喜，欲还之，其弟怀怒曰：「昭王是我讎也！」欲杀之。谓其兄辛曰：「昔平王杀我父，吾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」辛曰：「君讨其臣，敢讎之者？夫乘人之祸，非仁也；灭宗废祀，非孝也；动无令名，非智也。」怀怒不解。辛阴与其季弟巢以王奔随。

吴兵逐之，谓随君曰：「周之子孙在汉水上者，楚灭之。谓天报其祸，加罚于楚，君何宝之？周

室何罪而隐其贼？能出昭王，即重惠也。」随君卜昭王与吴王不吉，乃辞吴王曰：「今随之僻小，密近于楚，楚实存我，有盟，至今未改。若今有难而弃之？今且安静楚，敢不听命？」吴师多其辞，乃退。

是时，大夫子期虽与昭王俱亡，阴与吴师为市，欲出昭王。王闻之，得免，即割子期心，以与随君盟而去。

吴王入郢，止留。伍胥以不得昭王，乃掘平王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百，左足践腹，右手抉其目，谓之曰：「谁使汝用谗谀之口，杀我父兄，岂不冤哉？」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，伍胥、孙武、白喜亦妻子常、司马成之妻，以辱楚之君臣也。

遂引军击郑，郑定公前杀太子建而困迫子胥。自此，郑定公大惧，乃令国中曰：「有能还吴军者，吾与分国而治。」渔者之子应募曰：「臣能还之。不用尺兵斗粮，得一桡而行歌道中，即还矣。」公乃与渔者之子桡。子胥军将至，当道扣桡而歌曰：「芦中人。」如是再。子胥闻之，愕然大惊，曰：「何等谓与语，公为何谁矣？」曰：「渔父者子。吾国君惧怖，令于国：有能还吴军者，与之分国而治。臣念前人与君相逢于途，今从君乞郑之国。」子胥叹曰：「悲哉！吾蒙子前人之恩，自致于此。上天苍苍，岂敢忘也？」于是乃释郑国，还军守楚，求昭王所在日急。

申包胥亡在山中，闻之，乃使人谓子胥曰：「子之报讎，其以甚乎？子，故平王之臣，北面事之。今于僂尸之辱，岂道之极乎？」子胥曰：「为我谢申包胥，曰：日暮路远，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。」

申包胥知不可，乃之于秦，求救楚。昼驰夜趋，足踵跖劈，裂裳裹膝，鹤倚哭于秦庭，七日七夜，口不绝声。秦桓公素沉湎，不恤国事。申包胥哭已，歌曰：「吴为无道，封豕长蛇，以食上国，欲有天下，政从楚起。寡君出在草泽，使来告急。」如此七日。桓公大惊：「楚有贤臣如是。吴犹欲灭之？寡人无臣若斯者，其亡无日矣。」为赋无衣之诗，曰：「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与子同仇。」

包胥曰：「臣闻戾德无厌，王不忧邻国疆场之患？逮吴之未定，王其取分焉。若楚遂亡，于秦何利？则亦亡君之土也。愿王以神灵存之，世以事王。」秦伯使辞焉，曰：「寡人闻命矣。子且就馆，将图而告。」包胥曰：「寡君今在草野，未获所伏，臣何敢即安？」复立于庭，倚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水不入口。秦伯为之垂涕，即出师而送之。

阖闾十年

十年，秦师未出，越王元常恨阖闾破之槁里，兴兵伐吴。吴在楚，越盗掩袭之。

六月，申包胥以秦师至，秦使公子子蒲、子虎率车五百乘救楚击吴。二子曰：「吾未知吴道。」使楚师前与吴战，而即会之，大败夫概。

七月，楚司马子成、秦公子子蒲，与吴王相守，私以间兵伐唐，灭之。子胥久留楚求昭王，不去。

夫概师败，却退。九月，潜归，自立为吴王。阖闾闻之，乃释楚师，欲杀夫概，奔楚，昭王封夫概于棠溪，阖闾遂归。

子胥、孙武、白喜留，与楚师于淮滢，秦师又败吴师。楚子期将焚吴军，子西曰：「吾国父兄身战，暴骨草野焉，不收又焚之，其可乎？」子期曰：「亡国失众，存没所在，又何杀生以爱死？死如有知，必将乘烟起而助我；如其无知，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吴国？」遂焚而战，吴师大败。

子胥等相谓曰：「彼楚虽败我余兵未有所损我者。」孙武曰：「吾以吴干戈西破楚，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，割戮其尸，亦已足矣。子胥曰：「自霸王以来，未有人臣报讎如此者也。行，去矣！」

吴军去后，昭王反国。乐师扈子非荆王信谗佞，杀伍奢、白州犁而寇不绝于境，至乃掘平王墓，戮尸奸喜，以辱楚君臣；又伤昭王困迫，几为天下大鄙，然已愧矣，乃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，以畅君之迫厄之畅达也。其词曰：「王耶王耶何乖烈，不顾宗庙听谗孽，任用无忌多所杀，诛夷白氏族几灭。二子东奔适吴越，吴王哀痛助怆怛，垂涕举兵将西伐，伍胥、白喜、孙武决。三战破郢王奔发，留兵纵骑虏荆阙，楚荆骸骨遭发掘，鞭辱腐尸耻难雪！几危宗庙社稷灭，严王何罪国几绝。卿士凄

怆民恻悼，吴军虽去怖不歇。愿王更隐抚忠节，勿为谗口能谤褒。」昭王垂涕，深知琴曲之情，扈子遂不复鼓矣。

子胥等过溧阳濑水之上，乃长太息曰：「吾尝饥于此，乞食于一女子，女子饲我，遂投水而亡。将欲报以百金，而不知其家。」乃投金水中而去。

有顷，一老姬行哭而来，人问曰：「何哭之悲？」姬曰：「吾有女子，守居三十不嫁。往年击绵于此，遇一穷途君子而辄饭之，而恐事泄，自投于濑水。今闻伍君来，不得其偿，自伤虚死，是故悲耳。」人曰：「子胥欲报百金，不知其家，投金水中而去矣。」姬遂取金而归。

子胥归吴，吴王闻三师将至，治鱼为鲙，将到之日，过时不至，鱼臭。须臾子胥至，阖闾出鲙而食，不知其臭，王复重为之，其味如故。吴人作鲙者，自阖闾之造也。

诸将既从还楚，因更名阖闾曰破楚门。复谋伐齐，齐子使女为质于吴，吴王因为太子波聘齐女。女少思齐，日夜号泣，因乃为病。阖闾乃起北门，名曰望齐门，令女往游其上。女思不止，病日益甚，乃至殒落。女曰：「令死者有知，必葬我于虞山之颠，以望齐国。」阖闾伤之，正如其言，乃葬虞山之颠。

是时太子亦病而死，阖闾谋择诸公子可立者，未有定计。波太子夫差日夜告于伍胥曰：「王欲立太子，非我而谁当立？此计在君耳。」伍子胥曰：「太子未有定，我入则决矣。」

阖闾有顷召子胥，谋立太子，子胥曰：「臣闻祀废于绝后，兴于有嗣。今太子不禄，早失侍御，今王欲立太子者，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。」阖闾曰：「夫愚而不仁，恐不能奉统于吴国。」子胥曰：「夫差信以爱人，端于守节，敦于礼义。父死子代，经之明文。」阖闾曰：「寡人从子。」

立夫差为太子，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，自治宫室：立射台于安里，华池在平昌，南城宫在长乐。阖闾出入游卧，秋冬治于城中，春夏治于城外，治姑苏之台。旦食(鱼且)山，昼游苏台，射于鸥陂，驰于游台，兴乐石城，走犬长洲，斯止阖闾之霸时。

于是太子定，因伐楚，破师，拔番。楚惧吴兵复往，乃去郢徙于蕪若。当此之时，吴以子胥、白喜、孙武之谋，西破强楚，北威齐晋，南伐于越。

夫差内传第五

十一年

十一年，夫差北伐齐。齐使大夫高氏谢吴师，曰：「齐孤立于国，仓库空虚，民人离散。齐以吴为强辅，今未往告急而吴见伐，请伏国人于郊，不敢陈战争之辞，惟吴哀齐之不滥也。」吴师即还。

十二年

十二年，夫差复北伐齐。越王闻之，率众以朝于吴，而以重宝厚献太宰嚭。嚭喜，受越之赂，爱信越殊甚，日夜为言于吴王，王信用嚭之计。伍胥大惧，曰：「是弃吾也。」乃进谏曰：「越在，心腹之病。不前除其疾，今信浮辞伪诈而贪齐，破齐譬由盘石之田，无立其苗也。愿王释齐而前越，不然悔之无及。」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使于齐，通期战之会。子胥谓其子曰：「我数谏王，王不我用，今见吴之亡矣。汝与吾俱亡，亡无为也。」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还。

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，因谗之曰：「子胥为强暴力谏，愿王少厚焉，」王曰：「寡人知之。」未兴师，会鲁使子贡聘于吴。

十三年

十三年，齐大夫陈成恒欲弑简公，阴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故前兴兵伐鲁。鲁君忧之，孔子患之，召门人而谓之曰：「诸侯有相伐者，丘常耻之。夫鲁，父母之国也，丘墓在焉。今齐将伐之，子无意见一出耶？」子路辞出，孔子止之；子张、子石请行，孔子弗许；子贡辞出，孔子遣之。

子贡北之齐，见成恒，因谓曰：「夫鲁者，难伐之国，而君伐，过矣。」成而曰：「鲁何难伐也？」

子贡曰：「其城薄以卑，其池狭以浅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无用，士恶甲兵，不可与战。君不若伐吴。夫吴，城厚而崇，池广以深，甲坚士选，器饱弩劲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邦也。」

成之忿然作色，曰：「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，而以教，何也？」

子贡曰：「臣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所不听者也。今君又欲破鲁以广齐，隳鲁以自尊，而君功不与焉。是君上骄下恣群臣，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且夫上骄则犯，臣骄则争，此君上于王有遽，而下与大臣交争。如此则君立于齐危于累卵。故曰不如伐吴。且吴王刚猛而毅，能行其令，百姓习于战守，明于法禁，齐遇为擒必矣。今君悉四境之中，出大臣以环之，人民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敌之臣，下无黔首之士，孤主制齐者，君也。」

陈恒曰：「善！虽然吾兵已在鲁之城下矣。吾去之吴，大臣将有疑我之心，为之奈何？」

子贡曰：「君按兵无伐，请为君南见吴王，请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」陈恒许诺。

子贡南见吴王，谓吴王曰：「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，加铢而移。今万乘之齐，而私千乘之鲁，而与吴争强，臣窃为君恐焉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，义存亡鲁，害暴齐而威强晋，则王不疑也。」

吴王曰：「善。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之会稽，入臣于吴，不即诛之，三年使归。夫越君，贤主，苦身劳力，夜以接日，内饰其政，外事诸侯，必将有报我之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」

子贡曰：「不可。夫越之强不过于鲁，吴之强不过于齐，主以伐越而不听臣，齐亦已私鲁矣。且畏小越而恶强齐，不勇也；见小利而忘大害，不智也。臣闻仁人不因居，以广其德；智者不弃时，以举其功；王者不绝世，以立其义。且夫畏越如此，臣诚东见越王，使出师以从下吏。」吴王大悦。

子贡东见越王，王闻之，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。问曰：「此僻狭之国，蛮夷之民，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于此？」

子贡曰：「君处故来。」

越王勾践再拜稽首曰：「孤闻祸与福为邻，今大夫之吊，孤之福矣。孤敢不问其说。」

子贡曰：「臣今者见吴王，告以救鲁而伐齐，其心畏越。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使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闻之者，危也。三者，举事之大忌也。」

越王再拜曰：「孤少失前人，内不自量与吴人战，军败身辱，遁逃上栖会稽，下守海滨，唯鱼鳖见矣。今大夫辱吊而身见之，又发玉声以教孤，孤赖天之赐也，敢不承教？」

子贡曰：「臣闻：『明主任人，不失其能，直士举贤，不容于世。』故临财分利则使仁，涉患犯难则使勇，用智图国则使贤，正天下定诸侯则使圣。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势，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于下者，其君几乎难矣！臣窃自择可与成功而至王者，惟几乎？今吴王有伐齐晋之志，君无爱重器以喜其心，无恶卑辞以尽其礼。而伐齐，齐必战，不胜，君之福也；彼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骑士锐兵弊乎齐，重宝、车骑、羽毛尽乎晋，则君制其余矣。」

越王再拜，曰：「昔者吴王分其民之众以残吾国，杀败吾民，鄙吾百姓，夷吾宗庙，国为墟棘，身为鱼鳖。孤之怨吴，深于骨髓，而孤之事吴，如子之畏父，弟之敬兄。此孤之死言也。今大夫有赐，故孤敢以报情。孤身不安重席，口不尝厚味，目不视美色，耳不听雅音，既已三年矣；焦唇干舌，苦身劳力，上事群臣，下养百姓；愿一与吴交战于天下平原之野。正身臂而奋吴越之士，继踵连死，肝脑涂地者，孤之愿也。思之三年，不可得也，今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，外事诸侯而不能也。愿空国，弃群臣，变容貌，易姓名，执箕帚，养牛马以事之。孤虽知要领不属，手足异处，四支布陈，为乡邑笑，孤之意出焉。今大夫有赐，存亡国，举死人，孤赖天赐，敢不待令乎？」

子贡曰：「夫吴王为人，贪功名而不知利害。」越王慙然避位。

子贡曰：「臣观吴王为数战伐，士卒不恩，大臣内引，谗人益众。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，外明而知时，不以身死隐君之过。正言以忠君，直行以为国，其身死而不听，太宰嚭为人智而愚，强而弱，巧言利辞以内其身，善为诡诈以事其君，知其前而不知其后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伤君之佞臣也。」越王大悦。

子贡去，越王送之金百镒，宝剑一，良马二。子贡不受。

至吴，谓吴王曰：「臣以下吏之言告于越王，越王大恐，曰：『昔者孤身不幸，少失前人。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身辱，逋逃出走，栖于会稽，国为墟莽，身为鱼鳖。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，修祭祀，死且不敢忘，何谋之敢？』其志甚恐，将使使者来谢于王。」

子贡馆五日，越使果来，曰：「东海役臣勾践之使者臣种敢修下吏，少闻于左右：昔孤不幸，少失前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上国，军败身辱，逋逃会稽，赖王赐，得奉祭祀，死且不忘。今窃闻大王兴大义，诛强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故使贱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领，屈卢之矛，步光之剑，以贺军吏。若将遂大义，弊邑虽小，请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，以从下吏，请躬被坚执锐，以前受矢石，君臣死无所恨矣。」

吴王大悦。乃召子贡曰：「越使果来，请出士卒三千，其君从之，与寡人伐齐。可乎？」

子贡曰：「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仁也。受币，许其师，辞其君即可。」吴王许诺。

子贡去晋，见定公曰：「臣闻虑不预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预办，不可以胜敌。今吴齐将战，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，君为之奈何？」定公曰：「何以待之？」子贡曰：「修兵伏卒以待之。」晋君许之。

子贡返鲁，吴王果兴九郡之兵，将与齐战。道出胥门，因过姑胥之台，忽昼假寐于姑胥之台而得梦。及寤而起，其心恬然怅焉。乃命太宰嚭告曰：「寡人昼卧有梦，觉而恬然怅焉。请占之，得无所忧哉？梦入章明宫，见两鬲蒸而不炊；两黑犬噪以南，噪以北；两鋹殖吾宫墙；流水汤汤，越吾宫堂；后房鼓震篋篋有鋹工；前园横生梧桐。子为寡人占之。」

太宰嚭曰：「美哉！王之兴师伐齐也。臣闻：章者，德锵锵也；明者，破敌声闻，功朗明也。两鬲蒸而不炊者，大王圣德，气有余也。两黑犬噪以南、噪以北者，四夷已服，朝诸侯也。两鋹殖宫墙者，农夫就成，田夫耕也。汤汤越宫堂者，邻国贡献，财有余也。后房篋篋鼓震有鋹工者，宫女悦乐，琴瑟和也。前园横生梧桐者，乐府鼓声也。」

吴王大悦，而其心不已，召王孙骆问曰：「寡人忽昼梦，为予陈之。」

王孙骆曰：「臣鄙浅于道，不能博大，今王所梦，臣不能占。其有所知者，东掖门亭长城公弟公孙圣。圣为人少而好游，长而好学，多见博观，知鬼神之情状。愿王问之。」

王乃遣王孙骆往请公孙圣，曰：「吴王昼卧姑胥之台，忽然感梦，觉而怅然，使子占之，急诣姑胥之台。」

公孙圣伏地而泣，有项而起。其妻从旁谓圣曰：「子何性鄙！希睹人主，卒得急召，涕泣如雨。」

公孙圣仰天叹曰：「悲哉！非子所知也。今日壬午，时加南方，命属上天，不得逃亡。非但自哀，诚伤吴王。」

妻曰：「子以道自达于主，有道当行，上以谏王，下以约身。今闻急召，忧惑溃乱，非贤人所宜。」

公孙圣曰：「愚哉！女子之言也。吾受道十年，隐身避害，欲绍寿命，不意卒得急召，中世自弃，故悲与子相离耳。」遂去，诣姑胥台。

吴王曰：「寡人将北伐齐鲁，道出胥门，过姑胥之台，忽然昼梦，子为占之，其言吉凶。」

公孙圣曰：「臣不言，身名全，言之必死百段于王前。然忠臣不顾其躯。」乃仰天叹曰：「臣闻好船者必溺，好战者必亡，臣好直言，不顾于命。愿王图之。臣闻：章者，战不胜，败走倥偬也。明者，去昭昭，就冥冥也。入门见鬲蒸而不炊者，大王不得火食也。两黑犬噪以南、噪以北者，黑者，阴也，北者，匿也。两鋹殖宫墙者，越军入吴国，伐宗庙，掘社稷也。流水汤汤越宫堂者，宫空虚也。后房鼓震篋篋者，坐太息也。前园横生梧桐者，梧桐心空不为用器，但为盲僮，与死人俱葬也。愿大王按兵修德，无伐于齐，则可销也。遣下吏太宰嚭、王孙骆解冠帻，肉袒徒跣，稽首谢于勾践，国可安存也，身可不死矣。」

吴王闻之，索然作怒，乃曰：「吾天之所生，神之所使。」顾力士石番，以铁锤击杀之。圣乃仰头向天而言曰：「吁嗟！天知吾之冤乎？忠而获罪，身死无辜以葬。我以为直者，不如相随为柱，提我至深山，后世相属为声响。」于是吴三乃使门人提之蒸丘，「豺狼食汝肉，野火烧汝骨，东风数至，

飞扬汝骸骨，肉糜烂，何能为声响哉？」太宰嚭趋进曰：「贺大王喜，灾已灭矣，因举行觴，兵可以行。」

吴王乃使太宰嚭为右校司马，王孙骆为左校，及从勾践之师伐齐。伍子胥闻之，谏曰：「臣闻兴十万之众，奉师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国家之出，日数千金。不念士民之死，而争一日之胜，臣以为危国亡身之甚。且与贼居不知其祸，外复求怨，徼幸他国，犹治救痼疾而弃心腹之疾，发当死矣。痼疾，皮肤之疾，不足患也。今齐陵迟千里之外，更历楚赵之界，齐为疾其疥耳；越之为病，乃心腹也。不发则伤，动则有死。愿大王定越而后图齐。臣之言决矣，敢不尽忠！臣今年老，耳目不聪，以狂惑之心，无能益国。窃观金匱第八，其可伤也。」吴王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子胥曰：「今年七月，辛亥平旦，大王以首事。辛，岁位也，亥，阴前之辰也。合壬子岁前合也，利以行武，武决胜矣。然德在合斗击丑。丑，辛之本也。大吉为白虎而临辛，功曹为太常所临亥，大吉得辛为九丑，又与白虎并重。有人若以此首事，前虽小胜，后必大败。天地行殃，祸不久矣。」

吴王不听，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齐。军临北郊，吴王谓嚭曰：「行矣！无忘有功，无赦有罪，爱民养士，视如赤子；与智者谋，与仁者友。」太宰嚭受命，遂行。

吴王召大夫被离问曰：「汝常与子胥同心合志，并虑一谋，寡人兴师伐齐，子胥独何言焉？」被离曰：「子胥欲尽诚于前王，自谓老狂，耳目不聪，不知当世之所行，无益吴国。」

王遂伐齐，齐与吴战于艾陵之上，齐师败绩。吴王既胜，乃使行人成好于齐，曰：「吴王闻齐有没水之虑，帅军来观，而齐兴师蒲草，吴不知所安，集设阵为备，不意颇伤齐师。愿结和亲而去。」齐王曰：「寡人处此北边，无出境之谋。今吴乃济江淮喻千里而来我壤土，戮我众庶，赖上帝哀存，国犹不至颠陨。王今让以和亲，敢不如命？」吴齐遂盟而去。

吴王还，乃让子胥曰：「吾前王履德明，达于上帝。垂功用力为子西结强讎于楚。今前王譬若农夫之艾杀四方蓬蒿，以立名于荆蛮，斯亦大夫之力。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，生变起诈，怨恶而出，出则罪吾士众，乱吾法度，欲以妖孽挫衄吾师；赖天降哀，齐师受服。寡人岂敢自归其功，乃前王之遗德，神灵之佑福也。若子于吴则何力焉？」

伍子胥攘臂大怒，释剑而对曰：「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，以能遂疑计，不陷于大难。今王播弃所患，外不忧此孤僮之谋，非霸王之事。天所未弃，必趋其小喜，而近其大忧。王若觉寤，吴国世世存焉；若不觉寤，吴国之命斯促矣。员擒。员诚前死，挂吾目于门，以观吴国之丧。」

吴王不听，坐于殿上，独见四人向庭相背而倚，王怪而视之。群臣问曰：「王何所见？」王曰：「吾见四人相背而倚，闻人言则四分走矣。」子胥曰：「如王言，将失众矣。」吴王怒曰：「子言不祥！」子胥曰：「非惟不祥，王亦亡矣。」

后五日，吴王复坐殿上，望见两人相对，北向人杀南向人。王问群臣：「见乎？」曰：「无所见。」子胥曰：「王何见？」王曰：「前日所见四人，今日又见二人相对，北向人杀南向人。」子胥曰：「臣闻，四人走，叛也；北向杀南向，臣杀君也。」王不应。

吴王置酒文台之上，群臣悉在，太宰嚭执政，越王侍坐，子胥在焉。王曰：「寡人闻之，君不贱有功之臣，父不憎有力之子。今太宰嚭为寡人有功，吾将爵之上赏。越王慈仁忠信，以孝事于寡人，吾将复增其国，以还助伐之功。于众大夫如何？」

群臣贺曰：「大王躬行至德，虚心养士，群臣并进，见难争死；名号显著，威震四海；有功蒙赏，亡国复存；霸功王事，咸被群臣。」

于是子胥据地垂涕，曰：「于乎，哀哉！遭此默默，忠臣掩口，谗夫在侧；政败道坏，谄谀无极；邪说伪辞，以曲为直，舍谗攻忠，将灭吴国：宗庙既夷，社稷不食，城郭丘墟，殿生荆棘。」

吴王大怒，曰：「老臣多诈，为吴妖孽。乃欲专权擅威，独倾吾国。寡人以前王之故，未忍行法，今退自计，无沮吴谋。」

子胥曰：「今臣不忠不信，不得为前王之臣。臣不敢爱身，恐吾国之亡矣。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今大王诛臣，参于桀纣。大王勉之，臣请辞矣。」

子胥归，谓被离曰：「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。前王听从吾计，破楚见凌之

讎。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。吾非自惜，祸将及汝。」被离曰：「未谏不听，自杀何益？何如亡乎？」子胥曰：「亡，臣安往？」

吴王闻子胥之怨恨也，乃使人赐属镂之剑。子胥受剑，徒跣褰裳，下堂中庭，仰天呼怨曰：「吾始为汝父忠臣立吴，设谋破楚，南服劲越，威加诸侯，有霸王之功。今汝不用吾言，反赐我剑。吾今日死，吴宫为墟，庭生蔓草，越人掘汝社稷。安忘我乎？昔前王不欲立汝，我以死争之，卒得汝之愿，公子多怨于我。我徒有功于吴。今乃忘我定国之恩。反赐我死，岂不谬哉！」吴王闻之，大怒，曰：「汝不忠信，为寡人使齐，托汝子于齐鲍氏，有我外之心。」急令自裁：「孤不使汝得有所见。」子胥把剑仰天叹曰：「自我死后，后世必以我为忠，上配夏殷之世，亦得与龙逢、比干为友。」遂伏剑而死。

吴王乃取子胥尸，盛以鸱夷之器，投之于江中，言曰：「胥汝一死之后，何能有知？」即断其头，置高楼上，谓之曰：「日月炙汝肉，飘风飘汝眼，炎光烧汝骨，鱼鳖食汝肉。汝骨变形灰，有何所见？」乃弃其躯，投之江中。子胥因随流扬波，依潮来往，荡激崩岸。

于是吴王谓被离曰：「汝尝与子胥论寡人之短。」乃髡被离而刑之。

王孙骆闻之，不朝，王召而问曰：「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？」骆曰：「臣恐耳。」曰：「子以我杀子胥为重乎？」骆曰：「大王气高，子胥位下，王诛之。臣命何异于子胥？臣以是恐也。」王曰：「非听宰嚭以杀子胥，胥图寡人也。」骆曰：「臣闻人君者，必有敢谏之臣，在上位者，必有敢言之交。夫子胥，先王之老臣也，不忠不信，不得为前王臣。」吴王中心悛然，悔杀子胥：「岂非宰嚭之谗子胥？」而欲杀之。骆曰：「不可。王若杀嚭，此为二子胥也。」于是不诛。

十四年

十四年，夫差既杀子胥，连年不熟，民多怨恨。吴王复伐齐。阙为闾沟于商鲁之间，北属蕲，西属济，欲与鲁晋合攻于黄池之上。恐群臣复谏，乃令国中曰：「寡人伐齐，有敢谏者，死！」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，太宰嚭佞而专政，欲切言之，恐罹尤也，乃以讽谏激于王。清旦，怀丸持弹从后园而来，衣袷履濡。王怪而问之，曰：「子何为袷衣濡履，体如斯也？」太子友曰：「适游后园，闻秋螿之声，往而观之。夫秋蝉登高树，饮清露，随风搗挠，长吟悲鸣，自以为安，不知螿蝗超枝缘条，曳腰耸距而攫其形。夫螿蝗翕心而进，志在有利，不知黄雀盈绿林，徘徊枝阴，蹶跃微进，欲啄螿蝗。夫黄雀但知伺螿蝗之有味，不知臣挟弹危擲，蹭蹬飞丸而集其背。今臣但虚心志在黄雀，不知空培其旁，闇忽培中，陷于深井。臣故袷体濡履，几为大王取笑。」王曰：「天下之愚，莫过于斯：但贪前利，不睹后患。」太子曰：「天下之愚，复有甚者。鲁承周公之末，有孔子之教，守仁抱德，无欲于邻国，而齐举兵伐之，不爱民命，惟有所获。夫齐徒举而伐鲁，不知吴悉境内之士，尽府库之财，暴师千里而攻之。夫吴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国，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，屠我吴国，灭我吴宫。天下之危，莫过于斯也！」吴王不听太子之谏，遂北伐齐。

越王闻吴王伐齐，使范蠡、泄庸率师屯海通江，以绝吴路。败太子友于始熊夷，通江淮转袭吴，遂入吴国，烧姑胥台，徙其大舟。

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，还师临晋，与定公争长，未合，边候。吴王夫差大惧，合诸侯谋曰：「吾道辽远，无会，前进，孰利？」王孙骆曰：「不如前进，则执诸侯之柄，以求其志。请王属士，以明其令，劝之以高位，辱之以不从。令各尽其死。」

夫差昏秣马食士，服兵被甲，勒马衔枚，出火于造，闇行而进。吴师皆文犀长盾，扁诸之剑，方阵而行。中校之军皆白裳、白髦、素甲、素羽之赠，望之若荼，王亲秉钺，戴旗以阵而立。左军皆赤裳、赤髦、丹甲、朱羽之赠，望之若火。右军皆玄裳、玄舆、黑甲、乌羽之赠，望之如墨。带甲三万六千，鸡鸣而定。阵去晋军一里。天尚未明，王乃亲鸣金鼓，三军吶吟，以振其旅，其声动天徙地。

晋大惊不出，反距坚垒，乃令童褐请军，曰：「两军边兵接好，日中无期。今大国越次而造弊邑之军垒，敢请辞故？」吴王亲对曰：「天子有命，周室卑弱，约诸侯贡献，莫入王府，上帝鬼神而不

可以告。无姬姓之所振，惧遣使来告，冠盖不绝于道。始周依负于晋，故忽于夷狄会晋，今反叛如斯，吾是以蒲服就君。不肯长弟，徒以争强，孤进不敢，去君不命长，为诸侯笑。孤之事君决在今日，不得事君命在今日矣！」敢烦使者往来，孤躬亲听命于藩篱之外。」童褐将还，吴王蹠左足与褐决矣。

及报，与诸侯、大夫列坐于晋定公前。既以通命，乃告赵鞅曰：「臣观吴王之色，类有大忧，小则嬖妾、嫡子死，否则吴国有难；大则越人入，不得还也。其意有愁毒之忧，进退轻难，不可与战。主君宜许之以前，期无以争行而危国也。然不可徒许，必明其信。」赵鞅许诺。入谒定公，曰：「姬姓于周，吴为先老，可长，以尽国礼。」定公许诺。命童褐复命。

于是吴王愧晋之义，乃退幕而会。二国君臣并在，吴王称公前晋侯次之，群臣毕盟。

吴既长晋而还，未踰于黄池，越闻吴王久留未归，乃悉士众将踰章山，济三江，而欲伐之。

吴又恐齐、宋之为害，乃命王孙骆告劳于周，曰：「昔楚不承供贡，辟远兄弟之国，吾前君阖闾不忍其恶，带剑挺铍与楚昭王相逐于中原。天舍其忠，楚师败绩。今齐不贤于楚，又不恭王命，以远辟兄弟之国，夫差不忍其恶，被甲带剑，径至艾陵，天福于吴，齐师还锋而退。夫差岂敢自多其功，是文武之德所佑助。时归吴不熟于岁，遂缘江沂淮开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，而归告于天子执事。」

周王答曰：「伯父令子来乎盟国一人则依矣，余实嘉之。伯父若能辅余一人，则兼受永福，周室何忧焉？」乃赐弓弩王阼，以增号谥。

吴王还归自池，息民散兵。

二十年

二十年，越王兴师伐吴。吴与越战于槁李，吴师大败，军散死者不可胜计。越追破吴，吴王困急，使王孙骆稽首请成，如越之来也。越王对曰：「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受也；今天以吴赐越，其可逆乎！吾请献勾甬东之地，吾与君为二君乎。」吴王曰：「吾之在周，礼前一饭。如越王不忘周室之义，而使为附邑，亦寡人之愿也。行人请成列国之义，惟君王有意焉。」大夫种曰：「吴为无道，今幸擒之，愿王制其命。」越王曰：「吾将残汝社稷，夷汝宗庙。」吴王默然。请成，七反，越王不听。

二十三年

二十三年十月，越王复伐吴。吴国困不战，士卒分散，城门不守，遂屠吴。

吴王率群臣遁去，昼驰夜走，三日三夕，达于秦余杭山，胸中愁忧，目视茫茫，行步猖狂，腹馁口饥，顾得生稻而食之，伏地而饮水。顾左右曰：「此何名也？」对曰：「是生稻也。」吴王曰：「是公孙圣所言不得火食、走倥偬也。」王孙骆曰：「饱食而去，前有胥山，西阪中可以匿止。」

王行有顷，因得生瓜已熟，吴王掇而食之。谓左右曰：「何冬而生瓜，近道人不食何也？」左右曰：「谓粪种之物，人不食也。」吴王曰：「何谓粪种？」左右曰：「盛夏之时，人食生瓜，起居道傍，子复生秋霜，恶之，故不食。」吴王叹曰：「子胥所谓旦食者也。」

谓太宰嚭曰：「吾戮公孙圣投胥山之巔，吾以畏责天下之惭，吾足不能进，心不能往。」太宰嚭曰：「死与生，败与成，故有避乎？」王曰：「然曾无所知乎？子试前呼之。圣在，当即有应。」吴王止秦余杭山，呼曰：「公孙圣！」三反呼圣，从山中应曰：「公孙圣。」三呼三应。吴王仰天呼曰：「寡人岂可返乎？寡人得圣也。」

须臾，越兵至，三围吴。范蠡在中行，左手提鼓，右手操袍而鼓之。

吴王书其矢而射种、蠡之军，辞曰：「吾闻狡兔以死，良犬就烹，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。今吴病矣，大夫何虑乎？」

大夫种、相国蠡急而攻。大夫种书矢射之曰：「上天苍苍，若存若亡。越君勾践下臣种敢言之：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肯受，是天所反。勾践敬天而功，既得返国，今上天报越之功，敬而受之，不